

我

愛我的，我致以歎息

恨我的，我報以微笑

無論頭上是怎樣的天空

我準備承受任何的風暴

——拜倫

有時，我有蕩泊天涯的豪情，浪跡四海的壯志，只為嘗試在孤寂中找尋真正的自我！層層重重的山，疊疊列列的林，浮雲飄渺，飄向歸去的故鄉；奈何人際更迭，天陰天晴，月圓月缺，匆匆起伏的潮汐，滄海桑田，何處為鄉，歸向何方！一連串曲折迂迴的路，崎嶇荆棘的道，空曠縣延，延向未知的地方；此地落腳幾時，當無著於街頭漫步，企圖在逐漸熟悉的環境中，找尋曾有有的生疏，卻不甘落寞地失落了自我！

由是，我開始在封閉的理智中開拓心的旅程，心植綻開的花朵，栽培出豐碩的果實；然而現實冷酷地抹殺了這一切，是另一層深沉的陷落，無助的吶喊，迴盪在空虛的寂寥中。瀟灑的不羈，並不能讓徵美克服現實的糾索，異鄉猶似無根的浮萍，無情地被飄風流水啃噬；凝結的淚珠和汗水，交融在鹹意的淒楚中乾裂，莫可奈何的徘徊迴遷，為的是什麼？

回首已遠，暮雲悠悠；依依猶然，心鄉渺渺；輕曳衫揮袖，卻拋却不了往昔的負累，依舊沉迷於眷戀的編織；只歎日月穿梭的匆匆，再擡頭的愧疚，蒼老、向儂的心影，見不得光

明的炫耀，如果時間的付出是有代價的，那七年寒暑所能換取的又是什麼？

再度默默地步上茫茫的旅途，飲一季愁腸的孤寂，踉蹌在駭訂的流浪中；讓歲月的刻痕離碎心志的纏綿，磨硬無情的理智，拋棄感情的中流，猶似不起波紋的死水，靜止又靜止。

你

讚美已失的事物，

會使它在記憶中格外可愛。

莎士比亞

暮冢的陰森，寒夜的死寂，颯颯風聲穿梭在乾枯的枝桠，或許悲哀真是莫大於心死，幾次企圖埋葬感情糾結，心靜如水卻禁不起記憶投石所激起的波紋迴盪；昨夜何夜，奈何又失落在感情的衝擊裡；良久的低迴，儘管烟酒的麻醉並非割割痛苦的方式，於是懷著抽刀斷水的虛妄，踽踽於追憶的針林，踽踽於死寂的荒塚，企求那絲絲恐懼而來的清醒，只歎清醒在醉夢中失卻，醉夢又被恐懼所剝奪，輪迴循環。無知豈是虛妄的代價，欺騙又豈是逃避的方式？麻木的軀殼在碑石邊緣飄著，虛浮的飄著！

顫動的磷光，在訝異中帶來了閃爍的生機，即使埋落的感情，死在失戀的搖籃裡，稿枯的心思埋陷在惆悵的迷惘中；記憶像被撕碎的色彩紙，飄散在暴雨狂風中，逐漸地退褪，於是

企圖捕捉昔日的幻影，猶如在動黑中追尋的惘然，幾度的顛仆困頓，淚影在黯然的面頰徘徊，深鎖的眉頭在飄散的髮絲中根植，誰教你所追求的是一個生命的圓。

你愛，因為你沒有愛過；當你愛過的時候，你恨。

他

人生到處知何似，

應似飛鴻踏雪泥，

泥上偶然留指爪，

鴻飛那復計東西。

——蘇東坡

是好一陣子的沉默，他踩破灑落在紅磚道上的夕陽，讓頹長的身影投印在遙邇延伸的路上，搖晃起伏著，猶似別離前的神傷驕然；莫可奈何悄悄盈溢於心胸，一直到那一刻必然的時分的到來。

相識只是偶然，重逢應亦是偶然，而太多的偶然卻造成了趨勢的必然。他訝異於自己心志所懷有的期待與喜悅、莫名的迷惘與企求；

該是感情的滋潤翦斲了他的精神，充實的生活更取代了往日空有的孤寂。他對自己有了存疑，難道這就是愛？在侃然的傾吐中有共鳴的喜悅，除卻了孤寂和落寞；猶似晚秋的落紅，羅縵於霜林的深沉中；又似一泓蘆蘆的碧波，翻

翻的波光顛抖在垂柳的輕曳裡，非言語可喻，無筆墨可擬的意境美，他茫然了。

那奈何有聚有散、匆匆人際的筵席，迷失在時間的狂流裡，而他必須悄悄地離去，飄航向意志的燈塔，尋覓生命中更豐碩的果實；而佇足於短暫旖旎的迷惑，延緩了行程的決心，早知又何必當初，再回頭已是明日黃花。

理智屈服了感情的執著，他無意打破這臨別前的靜謐，無言有聲，默默地在心底細數著屬於他的萬千個春，盪漾在記憶之海的春，已然澎湃出沸白多姿的浪花了，那奈何不多留此刻於安祥恬靜，就如日落的黃昏，低迴纏綿的金黃，踽踽地築立在天際耀耀的雲彩中，只消輕曳引髮，飄逸地在晚霞清風裡出神底緻趣！

隆隆的引擎聲，衝破寂靜的月台，如排浪般的人群一波波地更迭，他也將湮沒其中。背著的行李，並未如心情般來得沉重；走、走、走、何就未似來時般地飄逸安然，有形的瀏覽卻編織了心的歷程，讓濃郁感情的芳馥，飽和在理智的包袱裡。

窗外，他意外地見到了她晶瑩的淚光，車行中，他急促地大喊著：「等我」，等我卻理落在喧囂嘈雜的人聲車聲中，長串微落地消失在夜幕裡，於是這一別，又將是一季的秋，秋在慘淡的飄零中！

異鄉人·我你他

旅人

道禪與隱士

吳培基

從古至今，中國人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方式，莫過於那種與自然為伍的隱士生活，以山林為伴，以鳥獸草木為鄰，遠離塵世的煩囂，過著悠閒安逸的生活。這種想法不只深藏在人們的心目中，也一直表現於古典的文學作品中。時至今日，工業化的社會，便利的交通，使隱士們失去了「天然屏障」，隱士之名便不容易存在了。當然這種出世觀念之所及不只是單方面的，它在生活、言行、習慣，乃至思想宗教上，一直都佔著重要的地位。而在宗教方面影響較深的，大概要算是道家與禪宗了。

先就道家而言，他們以「道」為萬物的根源，皆生於道、長於道、而終於道；若再究其終極，則是歸於「無」。因此，他們並不重視物質生活，認為只有精神才能達到永恒，願以有限的生命換取精神的寧靜與感情的昇華，將個人的感情推廣為對萬物的愛，使自己與大自然融合成爲一體。基於這種觀念，很自然的發展出他們的政治觀：「小國寡民」，「有例不滅，無例不興」，「雞犬相聞，老死不相往來」。在全部的思想中充滿著消極的靜態觀念。

再看禪宗，這是一個完全在中國成長的宗派，又稱為「佛心宗」，從這個名稱看來，實已顯示出整個宗派的特色。他們不立任何經典，主張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，爲了達到這種目的，有一特殊的程序，就是在寂靜中冥思，冥思的對象則稱為「公案」，往往是過去禪師與弟子間的對話，但這種對話超越了所有邏輯式論證的範圍。這裡僅舉一個例子作爲說明：

唐朝的大官李穀有一次問一位名禪師：
「很久以前，有一個人把一隻鵝養在瓶子裡。鵝愈長愈大，最後大得不能再從瓶口

走出來。這個人不願意擊碎瓶子，又不肯讓鵝受到傷害，你有沒有兩全其美的方法把鵝弄出來？」

禪師便喊李穀說：「喂！閣下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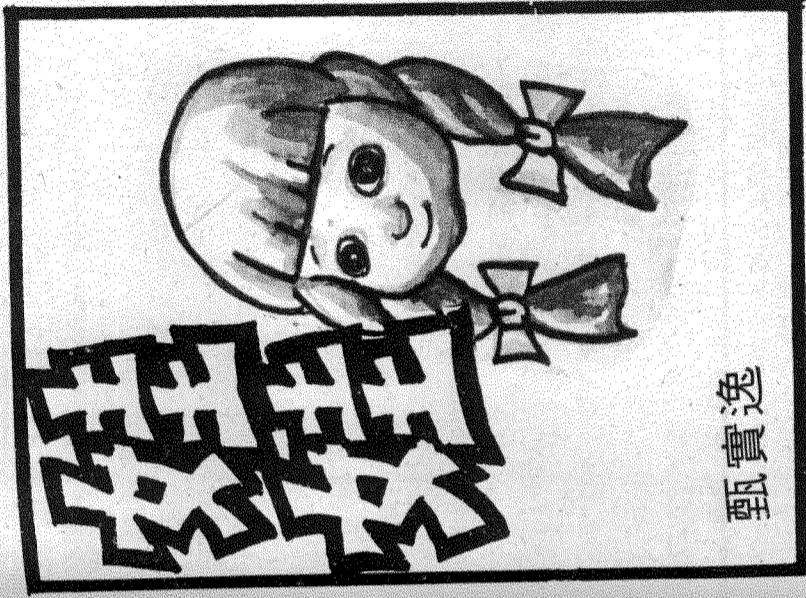
李穀應了一聲：「喂！」

「這不是出來了嘛！」禪師說。

看完了這個例子，凡人也許只是一笑置之，但這正是修禪者的忌諱。弟子接到類似的公案後，就在禪堂中靜思，必須盤腿坐直，眼睛半閉，將全部心思放在公案上，藉此達到「頓悟」與「悟」，引發直觀的智慧。但在整個過程中，寧靜必須嚴格的保持，爲了達到這項要求，修禪總是遠離人羣的。

從表面上看來，這兩種宗教沒有任何關係，但是再細看之下，可以發現他們都有明顯的出世思想，並且也都是爲了追求個人精神與心靈上的最高境界。結果，在大部份人的觀念中，他們所表現的只是逃避和不肯面對現實。事實真是這樣子嗎？不，如果說他們是逃避，是不肯面對現實，倒不如說他們想改變他們所接觸的環境來得恰當些。當一個人不能和外在世界和諧地相處時，他所能作的，或是改變這個環境、或是改變他自己；而當這兩種適應都失效時，只有走第三條路，另外尋找適合他們的地方。相信，道、禪與隱士也是在這種情形下產生的：他們撇開對人與事的相處，轉爲對自然與草木的接觸，捨棄物質的講究，而從事精神的追求。

時至今日，精神與物質的世界不能相互平衡，正是我們生活上的大難題；也許當這兩種生活得到平衡後，人類會有一個更完美的生活環境。到時候，或許道、禪與隱士都將成爲真正的歷史名詞了。



娃娃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
娃娃，放在書桌上，秋水般的眼睛凝視著我，彷彿要對我說些什麼，……我就把耳朵湊過去，想聽聽銀鈴似的笑聲、低低的細語。

娃娃，柔美的長辮子，一條垂至她胸前，一條無握在我手裏。

娃娃，纖纖柔夷溫馴地擺著，流露出百般順從的美。

娃娃，雙頰上淡淡的紅暈，只有我知道，一定比沒有時好看許多。

娃娃，在嚴寒的冬天裏，像一團猛烈燃燒的火，溫暖著我的記憶……。

(一)

一本常態，吃過午餐，走出餐廳，便直往植物園去搜索園裏獨出一幟的景象。還記得有一次在水池的小堤上，發現三隻剛從池裏爬出的小小癩蛤蟆，像受過訓練的士兵，排得整整齊齊地向一隻飛蛾似的小蟲撲去，但好幾次向差一躍便到的距離時，小蟲飛走了，可是它們

仍有條不紊地跳到沒被樹葉遮掩的陽光下，一動不動地，像是虔誠的祈禱者，對著陽光讚拜。待我放學再去看時，竟然在同一個地方看見它們原封不動地，還是排得整整齊齊，可是却乾枯死了——那就是始終不渝讚拜的結果。
「嘿！老謝來看看這死掉的讚拜者。」我對走過的老謝打招呼。

可是老謝不屑一顧，帶著那副玩世不恭的態度說：「什麼拜不拜？走，到夢咖啡去夢一下。」

「老謝，距離考不到一年的時間啦！」我提醒他。

「哎呀！還早嘛，下學期再K都來得及，怕什麼！」他狂狷自負的態度，頓時顯現無遺，又說：「船到橋頭自然直，現在嘛，『今朝有酒今朝醉』。」他把前天我對他說的話，帶著揶揄的口吻，原原本本的還我。

我擺出無可奈何的樣子，俏皮低聲地說：「好吧！要夢就去夢，可是，你可『跨下有馬』？」「這還成問題，你不知我現在是『出有馬』的階級嗎？你呢？」他得意洋洋，喜形於色地反問我。

我被他一問，忽然想到必須回家去等她的電話，也就說：「回家吃個晚飯再去啦！八點見！」便匆匆到車棚牽了車子，低頭想著她，離開了學校。

她，這個暑假我才認識的。在游泳池畔邂逅，水裡的教游，就那麼一個月的朝暮相處，我們無所不談，舉凡巷尾瑣事，只要能令人發笑，無不傾囊解頤。但是，後來讓同學知道了，說我喜新厭舊，把曉秦置於一旁，朝秦暮楚，簡直不像以前的我。於是責我、勸我，還引「浪子回頭是岸」的大道理來阻我。可是，心情沉重的我一概置之不理，也不稍假以解釋，因爲我知道自己喜歡曉秦的程度不但未減，反而與日俱增。不然，我怎會注意到池畔的曉秦，她那麼像曉秦，汪汪的眼睛，菱形的小嘴，即使是名字，也同有一個「曉」字。與曉秦在一起時，我補足了一層失落的心，失落了